

第二十回 感神夢婿作螟蛉

詞曰：

情輕撇，愁如結，金權追憶閨中月。漫凝眸，付東流。水逐桃花，夢驚回頭。休休。眉常皺，腰初瘦，黃昏正是愁時候。婿方休，女難留。雨打風箏，淚滴香篝。悠悠。

右調《惜分奴》

話說蘇紫宸和夏元虛，因是天台道人來度，一同修練而去。帳內老家人蘇通，並小使劍童，尚未曉得。候至三更時分，不見主人人來，劍童因走出外來尋覓。守營軍士報說：「元帥同降將夏爺，出帳多時，不知何故，竟樂而忘返。」當下便同劍童出去打探，卻那裡有個影兒。莫說元帥已入無何有之鄉，連這降將夏某也做了烏有先生。只見金冠一頂，印綬一方，自拋在營門之下，軍士不勝駭異，即忙擊鼓傳梆。軍中大小將士，不知道有何事故，一個個披甲持兵，來至營前候令，卻不見元帥升帳。只有幾個守營軍士，在那裡慌慌張張的，訴說元帥怎地掛冠棄印，并有海寇降將也都不知去向。三軍聞報，俱各驚疑，紛紛議論不二。

亂至平明，卻是千戶計良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元帥功成身退，乃學范大夫之所為。為今之計，少不得要請旨定奪。你們眾人宜各守軍政，不得妄動。」當下即令百戶下傳，飛馬報知參將洪儀。洪參將得報，不敢怠慢，連夜拜表奏聞。過不一日，聖旨下來，洪儀實授總兵之職，鎮守關門，都督蘇星業已隱去無蹤。即著千戶計良掌印班師，到京之後另行定奪。計良得旨，即日領兵起身，到京復命。天子深嘉紫宸之平靖海氛，又深惜紫宸之潛蹤隱遁，有功未酬，有勞未報，因封為紫金光祿大夫。命有司立石紀功，以志不朽。其餘將士，著兵部論功行賞，副將何能歿於王事，敕贈為留安郡公。千戶計良升為游擊，眾將士升賞有差，備各歡喜謝恩。正是：

天上麒麟原有種，穴中螻蟻豈能逃？

大平待詔歸來日，生死恩榮著錦袍。

再說賈學士在朝，初聞紫宸奏捷，心中好不驚惶，後來聞道班師，恐防要復前仇，越發疑慮。忽一日，說是隱遁入山，杳無蹤跡，雖然心下得以稍安，卻也幡然悔悟，想道：「他才立功名，便知急流勇退。我從前專權弄柄，多怨於人，倘一旦機關破露，眾口鑠金，那時身家性命不能自保。倒不如乘今日天眷方渥，效當年張翰思莼，豈非絕妙下場詩耶？」算計定了，次日即上表辭官。原來朝廷亦正因其勢燄太盛，久有厭棄之心，便允其所請。學士大喜，辭別同僚，還鄉終老。正是：

相逢盡道休官好，林下而今見賈君。

再說蘇通、劍童隨眾到了京中，即忙轉至揚州，把上項事報知誠齋。誠齋聞紫宸潛遁，十分傷感，因想道：「我姪兒智勇絕人，正當立功社稷，屏斥奸邪，正是驚天動地事業。卻如何便掛冠逃隱？不知是不願在朝廷之上，做利祿中人，故學范少伯五湖故事，抑這是前年看燈夜所遇老人，相引入山，已從赤松子游遊？好叫我愁腸百折，不能去懷。」當下便令蘇定去松江家裡報信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畢純來因遇盜求乞回南，無面目見江東父老，想起他表親李之生，現在閩中做知府，何不到彼一遊，尋些盤費也好回家。便一路沿門求乞，來到福州。欲投寓所。店主人見其衣衫襤褸不肯相留。純來便厲聲大喝道：「我是杭州畢老爺，乃郡尊李太爺至戚，偶因途中被盜，是這般光景，你們便敢來輕慢麼？」店主聞言，半信半疑。純來就索一紅貼，寫了名姓。央店主遣人投遞。李府尊隨差人到店迎接，畢純來大喜道：「我畢老爺可是說謊的麼？且如今身上不堪，你們且借一套衣衫與我，即日就交還便了。」店主人無奈，只得把一副半新舊衣服借與畢純來。

畢純來穿了，一路行至府衙。李府尊鞠躬迎接道：「表兄路途辛苦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畢純來道：「豈敢，小弟遇盜飄零，方容身之無所，今蒙至戚不棄見收，實深感荷。」二人謙讓了一番，進入私宅，見禮遞茶畢。畢純來將金山被劫之事，細述一遍道：「今孤身恥入里門，故不辭跋涉來至此間，敢望少資盤費，以便還家。」李之生答道：「吾兄台渝極該遵教，但敝署清苦，日用尚尤不給，卻將奈何？」畢純來見之生把話推托，不覺想起他天竺進香時事，氣忿忿的道：「饑時得一口，勝似飽時得一斗。往者吾兄在杭，弟雖接待不週，然亦不無所費。今弟落魄至此，兄曾不念前情耶。弟性愚直，兄幸勿怪。」李之生覺得不好意思，忙陪笑說道：「兄何必著惱，且在敝署盤桓幾時，待弟百計圖維，少伸芹敬便了。」當下畢純來就於福州署中住下。

口裡雌黃不自持，笑中刀劍有誰知。

小人慣是能饒舌，芹語相違逞濫辭。

不說畢純來強在閩中耽擱。再表蔡其志，這老兒自從嬌婿回來，若蘭絕無下落，終日在家納悶。一日偶至埋劍園散步，正值深秋時候，但見芙蓉盛放，爛若錦雲，不覺憶念起昔年花下訂盟之事：「外負良朋之夙契，內致弱息之仇離。不特死無以對我友於重泉，即生亦何頗見吾女於異日。敗義乖倫，莫此為甚。徒然弄得暮景無依，形單影子，又落那萬口罵名。我蔡其志一何昏憤顛倒至此。」當下有感於中，提起筆來漫填《一斛珠》詞一闕道：

無情白日，空庭悄悄穿簾入。燕泥蛛網妝台側，剩粉殘膏，霉落誰收拾？曉風搖蕩涼天碧，行雲幾片吹無力。一聲歎罷羅衣濕。想起從前，猛把攔桿拍。

填畢自怨一回，又自歎一回，覺得身子困倦，隱几略臥。忽見一人綸巾繡襖，羽扇絲簾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，長揖而前。其志慌忙答禮遜坐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來？從未識面，不知尊姓貴表，敢乞指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在下姓萬名卉字爭春，向洛陽居住，因慕武林名勝，而來暫寓西湖之畔，適才經過寶園，喜此秋色之盛，故信步遊玩，不覺唐突主人。頃見仁兄自吟自歎，似有大不得已之處。不知是何心事，試與弟言之，或亦可分憂一二。」其志道：「雖蒙吾兄雅愛，但事屬顛倒，言之自覺可羞，大約兒女為累，使人耿耿於心耳。又不知足下將何以教我？」那人道：「以弟之見，測兄之心，似有一柱難追之恨，然往者雖不可諫，來者要尚可追。大凡事情患在不知而妄作，知而不改，則其過益深，何可救藥？惟知前過之為累，而痛改不遺餘力，則其過自消，又何愧乎人，而何恨乎心？」其志道：「吾兄所言良是，弟亦非不知之。但念業已珠還合浦，追無可追，雖悔於心，亦復何補！昔人所以致謹於始，不若弟慎終之無從耳。」那人道：「不然，苟其悔之，何云無補？如昔之所棄者，今轉而收之，向之所疏者，今轉而親之。此即能晚蓋前愆矣，兄何弗思之甚！」

二人正在談論，只見蔡信走至面前報稱：「王老爺拜候。」其志問道：「那個王老爺？」蔡信道：「就是老爺的至交好友，翰林王悅老爺。」其志聽了，不覺目定口呆，驚得神魂失據。只見那人呵呵笑道：「蔡兄聽者：東牀可作庭前桂，金屋嬌從異地來。」說罷，飄然而去。其志心忙意亂，隨步下階，吃了一驚，豁然甦醒，卻原來在邯鄲道上回來。心中便有嗟異，細思夢中那人臨去所吟，上句明明以婿作子之意，下句不解其故，似言吾女有重歸之日。況且那人的名姓合攏來，卻是『萬卉爭春』四字。莫非花神有靈破我愁思麼？即亡友相訪，當亦是伊作用。我想儒珍那生，雖是耽於曲樂樂恃才傲物，然其文章富麗，相貌端嚴，蚊龍終非池中之物。況我友一生正直，古道照人，善必有後，乃道之常。我何不乘其困乏之時招作螟蛉，他年倘遂飛騰志願，不惟足顯門楣，並可消釋前憾。但彼方銜忿於我，又且身在雲間，下帷蘇宅，招之多恐不至，卻將奈何？如今且待我修節一封，差人前去，若其不允，再作計較便了。」當下揮毫作札道：

憶自誕辰一別，忽忽兩載有餘。自愧年邁失志，誤聽萋斐，致負令先尊於地下，所幸小女能凜冰霜之操，始也欲潛隱舅氏，用終其身，其繼不知迷路何方，存亡未保。每一念及，未有不捶心泣血而自阻也。茲有啟者，老夫髦臬，思欲與賢甥捐前隙而尋舊約，一以繼令尊鳳好，一以慰弱息遊魂，而僕亦存歿永有所倚賴矣。特此走札，顛望命駕，統容面悉，不盡欲言。

書罷，將來封好。次日清晨，即命家人蔡信道：「你可將這封書子，前去松江城內，問蘇誠齋老爺家，交西席王相公，說家老爺命我多多拜上，懇相公到杭一晤，以慰家老爺懸望。倘王相公旨便同來，你須一路小心伏侍。設或有事稽遲，你可討一回信復我，不得有誤。」蔡信領命，僱船來到松江。上岸尋至誠齋宅上，即將書子投交，並言有話面告，要親見王相公。蘇府家人忙為傳達。正是：

負義寒盟意若何，當時狼戾起風波。

一念還醒翻成悔，無限慙慙走尺書。

只因這一封書子，有分教：舊盟仍舊好，親上益如何。不知儒珍拆書作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